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錢雋選

大學衍義補卷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卹民之患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蔡沈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

臣按先儒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是則水旱之備莫先於事農之事可見矣

詩雲漢倬彼雲漢天河也昭回于天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與荐通重也靡神不舉求廢祀而修之靡愛斯牲圭璧禮神玉既卒盡也寧莫我聽

朱熹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

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
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臣按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於民莫得食天旱
則五穀不成五穀不成則民無由得食民無由得
食則將趂食於四方茍處處皆然則民不幾於盡
瘠乎是故有志於為民之君見天下之亢旱則豫
憂之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無所不用其情是以
雲漢之詩既告於上天又告於祖宗父母又告於

百官索祭之禮既無所遺禮神之物或至於盡無所歸咎寧以已身而當其災無所控告惟仰昊天而訴其憂非徒自貶責於一已而又求助於羣臣宣王之憂民之憂如此此其所以遇災不災而卒成中興之業也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救凶之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積）二曰薄征（輕租稅）三曰緩刑（凶年犯法者多緩之恐致變）四曰弛力（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曰眚禮

（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饑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

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

三日令則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謂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商賈求市此是救荒之要術眚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省專理會荒政蕃樂謂歲荒民飢當憂民之憂所以閉藏樂器不作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前既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

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止亂之萌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且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葉時曰聖人為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

穀不登上之人茍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民安得而聚哉然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關繫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眚禮蕃樂殺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大學曰財散則民聚葢天立君以治民君必得民然後得以為君是君不

可一日無民也然民必有安居托處之地日用飲食之具而後能聚焉人君為治所以使一世之民恒有聚處之樂而無分散之憂者果用何物哉財而已矣然是財也所以耗而費之者固由乎人力然尤莫甚於天災焉是以人君當夫豐穰無事之時而恒為天災流行之思斯民乏絕之慮豫有以蓄積之以為一旦凶荒之備焉此無他恐吾民之散而不可復聚也是以周禮十二荒政而以散利

為首鄭氏謂散利者貸種食也蓋予之食以濟一時之飢予之種以為嗣歲之計聖人憂民之心至矣遠矣既散所有之利而又行薄征以下十一事以濟之此治古之世所以時有豐凶而民無憂患民生所以長聚而君位所以永安者其以此歟

遺人（遺饋也掌委積之官）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艱阨謂年穀不熟）門關（在國曰門在郊曰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至者）野鄙之委積以

待羇旅謂不得去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主藏米之官長掌九穀之數九穀謂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也以待國之匪頒匪頒謂委人之委積賙賜謂賜予稍食謂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上謂豐年下謂歉歲以知足否量入為出知所用足與不足也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者預為之防也凡萬民之食計數萬人所食食食謂一月之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上豐年為上也人三鬴每人一月食三鬴中中等不豐不歉之年也人二鬴每人一月食二鬴下歉年為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若一月之食一人不句一石二斗八升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者以就穀有餘之

處

詔王殺邦用凶年邦用宜從減省

臣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觀此可以見先王之時所以為生靈慮災防患之良法深意矣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今其遺法

故在後世人主誠能師其意而立為三者之法則民之遇凶荒也無飢餓之患流移之苦矣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謂烖害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節旌節

李覯曰司救以王命施惠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臥於牀蓐則老稚無能為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至於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是故凶

年非直除減田租役貨賂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籠其貨賄則何所措手足乎況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為虐乎人主所宜動心矣

臣按疾疫之災多生於凶荒之歲凡遇荒年宜豫為之防使之不至於飢餓而內傷勞苦而外感積聚而旁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廪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臣按胡氏之言救災之政備矣舉而行之則雖災

勿災焉惟民災而上弗卹此民之所以災歟為人上者其尚體聖人春秋之書法毋坐視民之災而不為先事之防臨事之卹哉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成也）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飾也）弛（廢也）侯（射侯）廷道（廷內道路）不除（脩也）百官布而不制（雖布列而不更制作）鬼神禱而不祀（惟祈禱不祭祀）此大侵之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此即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粱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然後則色病）天子食日舉以樂

馬睎孟曰三十年為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

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日食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臣按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食也耕雖出於民而食則聚於國方無事之時豐稔之歲民自食其食固無賴於國也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凶荒之歲民之日食不繼所以繼之者國也國又無蓄焉民將何賴哉民之飢餓至

於死且散則國空虛矣其何以為國哉是以國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然猶足以為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國非其國非謂無土地也無食以聚民云爾是以三年耕必餘一年食九年耕必餘三年食以至三十年之久其餘至於十年之多則國無不足之患民有有餘之食一遇凶荒民有所恃而不散有所食而不死而國本安固矣雖然為治者非不欲蓄積以備凶歉也然而

一歲之所出僅足以給一歲之所費奈何曰數口之家十金之產苟有智慮者尚能營為以度日積聚以備患況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者哉

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布衣也）搢（插也）本（士之笏也）關梁不租（不收租稅）山澤列（遮列也守之之義）而不賦（不收賦稅）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臣按古昔帝王遇災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災也故周禮大荒

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烖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為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興作舉皆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絶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睊睊然以相視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富户無錢舉貸則上户無力魚蝦螺蚌採取已竭木皮艸根剝掘又盡面無人色形如鬼魅扶老擕幼宛轉以號呼力疾曳衰枵腹以

呻吟氣息奄奄朝不保暮其垂於阽危瀕於死亡也如此為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雖欲享之亦且食不下咽也雖然與其貶損於既荒之餘孰若保養於未荒之先非獨下民不罹其苦而上之人亦無俟於降殺也

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

其長矣

范祖禹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臣按人君之為治所以延國祚安君位者莫急於為民故凡國家之所以脩營積貯者何者而非為民哉是故豐年則斂之非斂之以為已利也收民

之有餘以備他日之不足凶年則散之非散之以為已惠也濟民之不足而發前日之有餘吁民有患君則恤之則夫他日君不幸而有患焉則民將救之惟恐後矣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墻也）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謂天時和順）事業得叙者（耕稼得其次序）貨之源也等賦（謂以差等制賦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

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臣按荀卿本末源流之説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誠知本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自則開之謹守其末節制其流量入以為出挹彼以注此使下常有餘上無不足禹湯所以遇災而不為患者知此

故也

魏李悝平糴法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糴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因穀貴賤而增減其價以糴糶之其法非不善也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

斂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令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戸部屬官往涖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地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糴糶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無捐瘠者無相棄捐以同 而瘦病者
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令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
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
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臣按安養斯民之政在開其資財之道開資財有
道在墾土田通山澤使地無遺利禁遊民興農業
使民無餘力如此則畜積多矣雖有天災數年之

水旱而吾所以為之備者具之有素安能為吾民患哉是以古之善為治者恒備於未荒之先救之已患之後者策斯下矣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

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臣按義倉之法其名雖美其實於民無益儲之於

當社亦與儲之州縣無以異也何也年之豐歉無常地之燥溼各異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之邪正不同由是觀之所謂義者乃所以為不義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但見其事煩擾長吏姦而已其於賑䘏之實誠無益焉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挨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

之就量用其中米以為脚費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擇人以用必加以殊禮其事詳見下不必拘拘於所轄專專於所屬如此則庶幾民受其惠乎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臣按飢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

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癘易至相染過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餓莩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愚竊以為唐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

多矣莫若遇飢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為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為率量與所賣之人以為養贍之計用其所餘之貲以為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為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許句丁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内郡不耗邊城充實是於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出惟令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者

句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户有隸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飢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濟飢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為戸口滋多則賦税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廳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戸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現戸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

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
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按劉晏謂户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
愛民為先上之人誠愛乎民輕徭而薄賦省刑而
息兵則民不消耗而户口多矣然户口消耗之由
固由乎人亦出乎天而凶荒之歲為尤甚能如晏
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貴糴賤糴始見
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急不待其困獘

流亡餓殍然後賑之如此則人既不為之害天亦不能為之災戶口滋多賦税日廣矣由是觀之則
國家所以行備荒之政非但為民計蓋為國計也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

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户納欠不破産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臣按胡寅此言非但稱貸之弊乃今日義倉之弊也朝廷設立義倉本以為荒歉之備使吾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奉行不至方其收也急於取足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恐其浥爛不暇待其荒歉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之輩胡氏所謂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此數言者切中今

日有司義倉之弊嗚呼官倉之儲本為軍國也因
飢歲以稱貸於民偏方之君猶不責償況以聖明
之世儲粟以備荒而謂之義倉者乎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秉傅安撫
發倉廪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
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贏
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臣按人生莫不戀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茍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孰肯捐家業棄墳墓扶老攜幼而為流浪之人哉人而至此無聊也甚矣夫有土此有民徒有土而無民亦惡用是土為

哉是以知治本者恒於斯民平居完聚之時豫為一旦流離之慮必擇守令必寛賦役必課農桑汲汲然惟民食之為急先水旱而為水旱之備未饑饉而為饑饉之儲此無他恐吾民一旦不幸無食而至於流離也夫蓄積多而備先具則固無患矣若夫不幸蓄積無素雖有蓄積而連歲荒歉請之官無可發勸之民無可貸乞諸鄰無可應將視其民坐守枵腹以待斃乎無亦聽其隨處趁食以求

生也然是時也赤地千里青草不生市肆無可糴之米旅店無充飢之食民之流者未必至所底止而爲塗中之殍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國家設若不幸而有連年之水旱量其勢必至饑饉則必豫爲之計通行郡縣查考有無蓄積於是量其遠近多寡或移民以就粟或轉粟以就民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不幸公私之絶計無所出知民不免於必流則亟達朝廷豫申於會府多

遣官屬分送流甿縱其所如隨處安插所至之處
請官庾之見儲官為給散不責其償借富民之餘
積官為立券估以時直此處不足又聽之他既有
底止之所苟足以自存然後校其老壯强弱老而
弱者留于所止之處壯而强者量給口糧俾歸故
鄉官與之牛具種子趂時耕作以為嗣歲之計待
歲時可望然後般挈以歸如此則民之流移者有
以護送之使不至於潰散而失所有以節制之使

不至於刼奪以生亂又有以還定安集之使彼之室家已破而復完我之人民已散而復集是雖所以恤民災患亦所以弭國禍亂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荐饑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今天下大勢南北異域江以南地多山澤所生

之物無間冬夏且多通舟楫縱有荒歉山澤所生
可食者衆而商賈通舟販易為易其大江以北若
兩淮若山東若河南亦可通運惟山西陜右之地
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皆湮塞雖有河山地氣高
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艸葉木皮而已所
以其民尤易為流徙為今之計莫若設常平倉當
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
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詳見制國用市

糴之而留其見儲米之耐久者以為蓄積之備又令

特遣臣僚尋商於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

道若歲運常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

遇荒歉舟漕陸輦以往是皆先事之備有備則無

患矣葢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所謂保

障繭絲二者皆有賴焉者也尤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

於顔色惻怛哀矜形於詔命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

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内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

臣按宋仁宗之遇災而卹民也不徒有惻惻然哀矜之心而實有鑿鑿乎賑卹之政視彼之徒為虚文付之有司以應故事者異矣萬歲之後廟號曰

仁不亦宜乎

慶歷八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

臣按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先具勸借之無其方也葢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幼强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為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五十萬之人

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所以簡便周盡者豈弼一手一足之勞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也令世州郡無所謂待缺寄居之官吏臣向於義倉條下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也臣愚欲望朝廷折衷富弼之法立為救荒法式須布天下州縣凡遇凶荒或散粟或給粥所在官司

即行下所屬凡所部之中有致仕閒住及待選依親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者老醫卜人等凡平日為鄉人所信服者官司皆以名起之待以士大夫之禮喻以朝廷仁民之意給以印信文憑加以公直等名俾其量領官粟各就所在因人散給官不遥制事完之日具數來上其中得宜者量為奬勸作弊者加以官法如此則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尅飢民得實惠而免於死亡矣

熈寜八年夏吴越大旱趙忭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廪於官者幾人溝防搆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臣按曾鞏有言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趙忭

在越州備荒之政為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飢已為濟飢之備觀其為書以訪問於其屬者甚詳且悉後世有志於民者誠能以之為法按其條件先事訪問一一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委曲周盡纖息無遺必得其實當其宜無其弊而後可如此則菑沴之來有其備而無患矣不然待其狼狽潰爛之餘然後救之安能有濟乎

曾鞏救菑議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

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令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民户不下二十萬内除有不被災及不仰食於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

户計十萬户十閲月之食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況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為十萬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

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

臣按曾鞏此議所謂賜之錢貸之粟比之有司日逐給粟之說其爲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思遠慮以爲百姓長計者眞誠有之但飢民一戶貸之米

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
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併與之或立為次第之限
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
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
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
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
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蓋亦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行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

公欲謹其出入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且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熈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

臣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熈寧中本路截發及别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税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

也嗚呼救之遲之一言豈但熈寧一時救荒之失哉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常見州郡每有凶荒朝廷未嘗不發倉廩之粟賜内帑之銀以為賑卹之策然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朝廷有鉅萬之費而飢民無分毫之益其故何哉遲而已矣所以遲者其故何在蓋以有司官吏惟以簿書為急不以生靈為念遇有水旱災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上之郡郡上之藩府動經旬月始達朝廷及至

行下遣官檢勘動以文法為拘後患為慮因一之詐疑衆皆然惟巳之便不人之卹非民阽於死亡狼戾慘切朝廷無由得知及至發廪之令行賫銀之勑至巳無及矣雖或有沾恵者亦無幾爾臣願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須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逺近以為期限緩不及期以致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叙用如此則藩服監

司郡縣守令咸以救濟為念庶幾無遲緩之失乎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臣按鬻爵非國家美事也然用之他則不可用之於救荒則是國家為民無所利之也宋人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願遇歲凶荒民間有積粟者輸以賑濟則定為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來者并計其路費授官之後給與璽書俾有司加

禮優待與見任同雖有過犯亦不追奪如此則平
寧之時人爭積粟荒歉之歲民爭輸粟矣是亦救
荒之一策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刼禾者斬閉糴
者配

臣按朱熹謂棄疾做兩榜便亂道蓋欲其兼禁之
也蓋荒歉之年民間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際米
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時也而必閉之者蓋彼亦

自量其家口之衆多恐嗣歲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刼禾之舉此盜賊之端禍亂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人乏食計出無聊謂飢死與殺死等死耳與其飢而死不若殺而死况又未必殺耶聞粟所在羣趨而赴之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即肆刼奪自諉曰我非盜也廹於飢餓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於官因之烏駭鼠竄竊弄

鋤梃以扞遊徼之吏不幸而傷一人焉勢不容已遂至變亂亦或有之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飢窘必先榜示禁其刼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與之劵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為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衆

亦必為之計筭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强也然亦嚴為之限凡有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禁不許出糶彼見得利恐其後時自計有餘亦不能以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脩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臣按朱熹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

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於飢餓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於方荒之際而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吾民無所倚賴或遂至於犯禮越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時恒為亂離反側之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為荒歉不給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以為生民之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

後有以保其位也不然方其無事之時吾則資之以為用及其有患之際吾乃棄之而不顧是豈天之意哉亦豈君之道哉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今不能盡如古制臣請以在倉之米尖入平出之餘逓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為備豫之數歲杪計用之時量入為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為定制凡藩

泉州縣民間詞訟屬户律者如户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户三十石中户二十石下户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斂民以為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糶陳以支荒歲則別行賙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大

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斂曰散而已有以斂之
而積久不散則米粒浥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
一切不斂則倉廩空虛而無以繼守者有破産之
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追責往往未
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已空飢民有慮後患者
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為姦利給
散之際飢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飢收斂之時償者
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

無弊莫若盡捐予民不責其償之為善然又慮夫氣運不常豐凶莫測徒有散而無斂後將無以為繼宜計所積之多少料民産之有無積苟有餘不責其償可也若或土地之偏隘人民之衆多遇有凶災難於取具賑飢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為三等上户償如其數中户取其半下户盡予之又於户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别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

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為備或招商賈以通市或請於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為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為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

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若夫臨事而救之之術者臣已於各條之下委曲而各爲之措置矣雖然此皆其末也若夫本之所當先者則朱熹所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患者鮮終不濟事伏惟仁聖體上天付託之重廣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弘布蠲貸賑卹之政非獨以卹民患蓋所以固邦

本也天下生靈不勝大幸

以上論䘏民之患

大學衍義補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雋選

大學衍義補卷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

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吳程曰九河皋在河間之滄州境

孔穎達曰河分為九道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

吕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

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大水橫流不由其道散溢妄行也氾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亦疏通之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決排皆去其壅塞意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史記禹抑鴻(鴻與洪同)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菑與災同)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在蘭州地)歷龍門(在蒲州地)南到華陰東下砥柱(今陝州三門山)及孟津(在孟縣)雒汭(在鞏縣東)至于大邳(在今黎陽縣)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釃(分也)二渠以引其河(二河其一出貝丘西南河之南折者也王莽時遂空其一即漯川)北載高地過降水(在信都地)至于大陸(在邢趙深三州地)播為九河同為逆(迎也)河入于勃海

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

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凡為民害者必除之夫民之所資以為養者土也而土必滋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蕩焉則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為衣食且不得以為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為生哉是以天地間利於民者莫大乎水害於民者亦莫大於水堯舜之世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鯀湮洪水則殛之禹

能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終而禪之以位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中國四大水惟河之來為最遠其為害亦最大自漢以來屢為中國害一時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隨時因勢以為之疏塞無非除民之害而已吁民害弗除則民生弗遂今日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於河有天下者烏可不以治河為急務乎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禪其明年乃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宫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初武帝既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至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

孝成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道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

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敗壞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河平元年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何

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哀帝初即位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遺留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室墾植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寛緩而不迫夫土

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令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答難曰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

業所從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塡淤加肥一利禾麥更為秔稻二利轉漕舟船之便三利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

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並人名言河決率常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

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於此大約不過數

說或築隄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

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命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

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隴故道以披其埶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明年復決水死者數千萬人

歐陽脩曰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

此大禹之所不能比其必不可者也

熈寜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黄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彛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

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絶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黄河伏槽之時水勢似寛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滷一失導洩之功崩潰決溢可立而待河至杞縣三叉口播而為三蓋亦有年其後二叉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即令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宜妙選廉

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頻為廵視謹其防護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偷治以勞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瀕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其後集羣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托克托韙其策以魯為

總治河防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艸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艸并力重如

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

子之徼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鯀子
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
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
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
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
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
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
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殆二百年而河旋

北乃其埶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臣按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為而人君有志於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黄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原自張騫使

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譯音所謂鄂端諾爾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寖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繞崑崙

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入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折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呑納小水以百數埶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剽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

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

入渦河以合於灉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黒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頴州頴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䟽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埶自西而東

而北漢以後河之埶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䘏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黄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瀕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汶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

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慱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

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埶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

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盖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强而塞之其欲止也强而通之惜徼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

河令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

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横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

匯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塲變為波浪魚鼈之區可

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

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兼除其利害之

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

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埶於其下流迤東之地

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

埶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

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漑河既分疏之後水埶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

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不卹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

謂開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渰没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寛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帝鄉園陵所

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

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大德中河決杞縣蒲口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尚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

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南岸故隄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横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强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内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

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鼈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河為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于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束隘而欲其不泛溢

難矣況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為衝決而移徙不常也哉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埶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瀕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

如此雖不能使瀕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以上論除民之害臣按天下之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瀦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失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為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壖寛閒之

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脩非若河之為河亙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産其為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為凖焉

大學衍義補卷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外而邦國都鄙內而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

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臣按此成周六鄉之法也合五家為比比有長合五比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合四閭一百家為族族有師合五族為一黨黨五百家黨則有正合五黨為一州州二千五百家州則有長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合五州而為之也鄉則有師有老有大夫焉鄭玄曰百里內為六鄉其外為六遂鄉猶今畿

內之地遂猶今外郡也王畿之內立為六鄉而統之大司徒亦猶今畿內郡縣直隸六部云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謂經界其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以通水為限樹以植木為固之

臣按此成周六遂之法也五家為鄰鄰有長猶鄉之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宰猶鄉之閭一百家為酇酇有長猶鄉之族五百家為鄙鄙有師猶鄉之黨二千五百家為縣

縣有正又有師焉猶鄉之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則有人有長又有大夫焉周制內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酇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户為一里十户為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

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凡民間有户婚田土鬬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製為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其在赤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聽宣諭其制視古為詳周而盡親而比事體歸一氣類聯絡而我聖祖又製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使之人人儆省世世遵守一編之中良法

美意蓋與周官所載鄰比里閭族黨宰長胥師所涖之職殆相符合噫九重之高而慮周閭閻之下萬幾之繁而思及田里之微而又委曲詳悉如此其為天下萬世計也深且遠矣唐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懸絕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夫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其爭

也未嘗不起於細微於其萌芽而遏絶之於其㪅近而禁止之則易為力而不至於損傷且耳聞不若目見之眞意度不若心孚之切文移不若口諭之易此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為之

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為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為浼也臣願明敕有司慎重其選申明祖宗榜示之意必欲一一見之施行屬民而讀法必其如周之族師索鬼而祭祀必其如周之黨正如閭胥之辨其施舍如里宰之行其秩叙如鄰長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如閭師之任農耕事任圃樹事又如鄰長之相糾相受相糾使之有所警而不為惡相受使之有所勸而必為善夫

如是將見禮教興行恩澤下究田里無愁嘆之聲風移俗易比屋可封矣則雖四方嘉靖之休萬國咸寧之化其基本端在于此也伏惟聖明加之意焉以上里胥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臣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

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臣按仲舒謂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謂之師所以教

民也謂之帥所以率民也教民使之知禮義率民使之趨事功是則守令兼治教之責非但使之治簿書督財賦理詞訟而已也後世人主專責守令以吏治而於教化之事畧不計焉失古人命官之意矣漢世去古未遠儒者論治猶有所本後世則視教化為虛文矣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臣按史稱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此其厲精之實也夫上有責實之政則下有實用之

效觀宣帝每拜守相必親見問及其退也又加考察焉考察既得其實而後用之其用也又能久於其任使吏得以究其所施民得以安其所教賢者得以成其功不肖者難以匿其罪及其治效既著或勉以璽書或增其爵秩選其所表者以次入為公卿上之責實如此則為守令者安敢不以實應之哉後世人主選任守令一切付之銓曹銓曹一切付之資格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别及其黜陟之

際惟徇虚名不責實效往往賢否混殽眞僞相半非無賞罰之典而不足以示勸懲此郡邑所以少循良之政而閭里所以多愁歎之聲也歟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令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内侯

臣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僞增户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為虚名

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則凡其所謂親問考察名實不相應而知其所以然者豈盡然哉是故人君為治惟誠之為貴不察察以求立名不訐訐以求快意則不為小人所窺伺而墮其術中矣

又詔曰潁川太守霸黄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向同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徵為

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朱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無同)疆外之

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

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臣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也

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為守宰者安

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為善恒苦

於上下之隔絶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既聞之播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則曰淑人君子為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讚如此生有餘榮死為不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小人之歸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先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茍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臣按國家設守令將使之奉宣德意以為民造福

也顓乃殃其民又何用彼為哉明帝生深宮之中居九重之上而念及民之受殃則當是時受其民而為之牧者孰敢殃之哉雖然天下之所以為吾民殃者不但一守令也守令中固欲有福吾民者而又有殃之者雜於其間則民亦無由以享其福矣吁奉天子命而居吏民之上者尚因明帝之言而思所以推類以求之哉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

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臣按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

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蓋有見於此矣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

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黄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内外官三年

一考六年再考中有平常不稱職者皆許其復任以冀其後效至於九年通考然後課其三考之功過以相乗除因以黜陟焉其於外官也中有善政著聞而為吏民所告保者及部使者以聞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祖

宗立法任人之初意況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相遠乎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

隋如北齊之制楊尚希上表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閒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隋主從之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户為望縣三千户以上為緊縣二千户以上為上縣千户以上為中縣不滿千户為中下五百户以下為下

臣按北齊制郡為九等唐宋制縣為七等定其等差所以別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

重也因其所轄之廣狹所統之衆寡所涖之繁簡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如是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我朝得國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名稱間有不同疆域則初不異也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人民無定數今則承平日久版籍既定生齒日繁然而郡縣猶因其舊大小懸絶多寡絶倫固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二三縣焉固

有一縣隷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仰惟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若可行臣愚請分府為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為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為州或析以為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為

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涖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將見疆域整齊事力均壹差賦公平太平之基端在此矣或謂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曰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為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温處閩寇作而分建劒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

孰若置之於全盛之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縣間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武斷椎埋遇有句攝公行旅拒官府恐致生變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為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

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

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不第
者吏部侍郎坐左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諸州刺史
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為詩親書贈之
臣按唐之賢君太宗玄宗為盛一代致治之盛首
稱貞觀開元吏考其所以致此者良由於留意守
令親民之官故也史謂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
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信矣哉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嘗任縣令者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

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臣按天生烝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無非以為民而已故凡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司庶尹何者而非為民設哉不但置州縣設守令以為民也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立巳以為君莫不以

重民為先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古人有言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自昔論治體者往往欲均内外之任使無偏重偏輕之患臣愚以為在内之官涖事者也在外之官涖民者也涖事者固助其君以治民又孰若涖民者親代其君以施政於民者尤為切要哉君以民為天臣愚以為事輕於民涖民者比之涖事者尤為重也尤當優之

以禮秩加之以恩典豈特均之云乎
宣宗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蘇洵曰天下之勢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誚之譽歌譏誚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

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駡者雖百千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縣守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

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故曰近而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臣按王者於天下勢雖有遠近内外之殊然皆在吾一視同仁之中豈因其内外遠近而為之輕重哉宣宗謂此階前即萬里也然則萬里之外即此階前從可知已蘇洵之言切中遠方官吏害民之弊人君居九重之上誠於選任守宰之際必慎重

其人而不輕授又於陛辭之時親加戒勉視萬里之遠如階庭之間凡有施為必加寛䘏其守宰有克舉其職者輙不次擢用之視諸内地之吏反加優焉夫然則人人樂仕其地而遠方之民皆有賈父來晚之謡而無尹來殺我之怨矣

宋神宗謂文彦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

臣按宋之得天下不盡出於戰也而為其子孫者

尚且痛心疾首不忍以其祖宗之生靈付之庸下之人矧我祖宗之天下真得之百戰之餘烏可不擇其人而輕付之哉臣誦神宗此言不勝悚懼伏惟聖明留神致思以上守令

周書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蔡沈曰監三監之監康叔亦受畿内之民當時亦謂

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黄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

臣按三代以前立監以監邦國葢於諸侯中擇其傑出者立為之長以維持之自秦罷侯置守尉監則是於守尉之外别立官以監視之焉制雖不同其治同於為民無相戕殺無相虐害哀敬之聯屬之保合其民由是以容蓄之而引掖之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

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

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為州牧未幾復為刺史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

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即轉運使)曰憲(即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佐

臣按黄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

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無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司設

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刑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

亂不作用此道也仰惟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為詢訪遇有員闕隨才選任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或以職任遞遷或以異等超擢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實蹟

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矣致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仁聖加之意焉天下生民不勝大幸

宋神宗謂文彦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彦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監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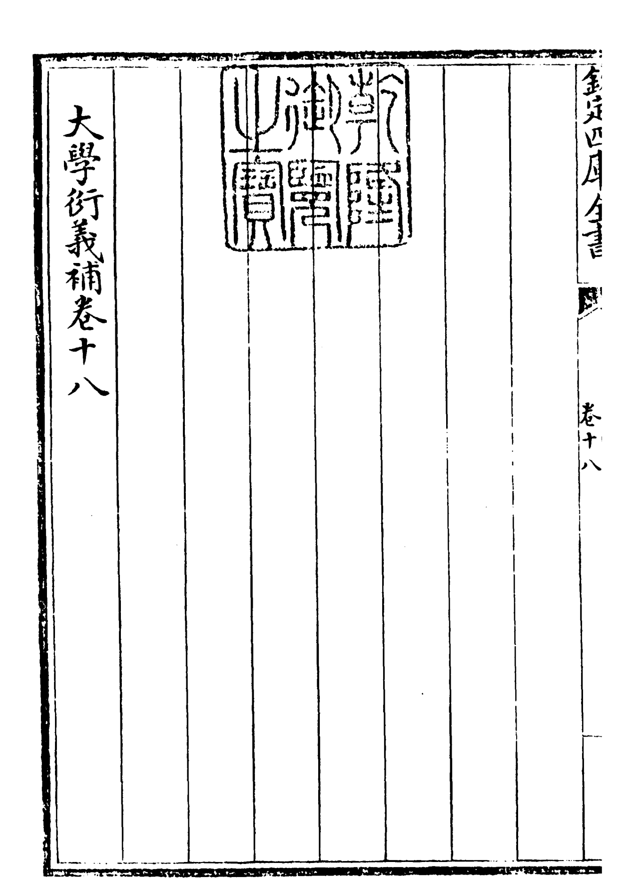
臣按神宗謂諸道使臣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臣嘗因是而推之一道之慘舒係於使臣則一郡之慘舒係於守佐一縣之慘舒係於令丞一鄉之慘舒係於里胥可知已合鄉而為縣合縣而為郡合郡而為道合諸道而一之則為天下天下之大由諸道之積也道由郡積郡由縣積而縣又由一鄉之積也天下之大譬則人之一身焉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體内有五臟六腑其氣息之相通血

脉之周流無一時之可息無一處之可滯一時或息一處或滯則疾病生而瘡痏成矣病之所以致死者不必出自臓腑之中肢體之上一瘍生於指爪之間僅如黍米亦或可以致命知命君子不可以不之謹也是故善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視天下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身一處乎宮庭邃𡑰之上而心常存乎郡縣閭里之中端居高拱之時瞑目注想之際海宇之大百萬之衆係

乎吾之一身一人之身不出戶庭之外何以周知而徧及之哉政賴內外之羣臣內焉者為吾舉綱而挈領外焉者為吾承流而宣化焉耳朝著之間百官之衆可以目擊而聲呼也若夫四方八表之遠吾目不及見也吾耳不及聞也吾身不能親行而躬閱之也所以代吾施政敎以安之者有監司焉監司之下有郡守也郡守之下有縣令也縣令之下有里胥也地域有廣狹人民有衆寡政事有

繁簡職任有崇卑其爲長民之任而爲吾教養斯民有功於我者則一而已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天子之所以得乎丘民者政頼乎此四等人耳人主欲安其大寶之位以凝上天之命固祖宗之業全其身於安榮之地以爲子孫千萬年之計者烏可不以安民爲先務而欲安民者烏可不擇長民之人哉

以上論擇民之長



大學衍義補卷十八